



经典印象·小说名作坊  
CLASSIC IMPRESSION

# 乞力马扎罗山的雪

[美] 欧内斯特·海明威 / 著 陆汉臻 / 译

Ernest Hemingway

##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 
浙江文艺出版社

---

经典印象·小说名作坊

CLASSIC IMPRESSION

# 乞力马扎罗山的雪

---

[美]欧内斯特·海明威 著 陆汉臻 译

Ernest Hemingway

The Snows of Kilimanjaro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 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乞力马扎罗山的雪 / [美] 海明威 (Hemingway, E.) 著;

陆汉臻译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 8

(经典印象译丛)

ISBN 978-7-5339-3793-5

I. ①乞… II. ①海… ②陆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 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72747 号

乞力马扎罗山的雪

作 者: [美] 欧内斯特·海明威

译 者: 陆汉臻

责任编辑: 童炜炜

**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**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经销: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: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: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
字数: 114 千字

印张: 6

插页: 5

书号: ISBN 978-7-5339-3793-5

定价: 25.00 元 (精)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## 目录

- 乞力马扎罗山的雪 / 001
- 印第安人营地 / 037
- 三天大风 / 043
- 拳击手 / 059
- 雨中的猫 / 073
- 斗不败的人 / 078
- 白象似的群山 / 122
- 杀手 / 130
- 十个印第安人 / 146
-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/ 154
- 大双心河（第一部） / 161
- 大双心河（第二部） / 173

## 乞力马扎罗山的雪

乞力马扎罗山，常年积雪，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，据说，这是非洲最高的山。它的西高峰叫作马塞人的“厄阿奇-厄阿伊”，即上帝之殿。在西高峰的近旁，发现了一具风干冻僵了的豹子骨架。这头豹子到这样的高山上寻找什么？至今没有人能说得清楚。

“真不可思议，伤口一点也不疼，”他说，“你知道，一开始就这样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千真万确。可这气味实在不好，我很抱歉。一定让你烦透了。”

“别那么说！请别那么说。”

“瞧那些家伙，”他说，“是这里的风景，还是我这气味，吸引了它们？”

在一棵金合欢树下宽大的树荫里，挂着一张帆布床，一个

男人躺在床上。他越过树荫望向刺眼的平原，三只大鸟令人厌恶地蹲在那里，而在天空中，十几只鸟在飞翔，地面上留下了它们快速移动的影子。

“从卡车抛锚那天起，它们就在那里盘旋，”他说，“落到地面上，今天是第一次。起先我还仔细观察了它们飞翔的方式，想着我会在下一篇小说里写到它们。现在看来真是可笑。”

“我希望你不会写到它们。”她说。

“我只是说说而已。”他说，“说话能让我感到舒服些。不过我不想打扰你。”

“你知道这并不打扰我。”她说，“只是无所事事让我很不安。我想，我们还是尽量放松的好，直到飞机到来。”

“或许飞机到我死都不会来。”

“请告诉我，我能干些什么。总有我能够干的事。”

“你可以把我的腿卸掉，也许这样我就不会死，但我也没有把握。你也可以一枪打死我。你现在的枪法很准了。我教会你打枪的，对吧？”

“求你不要这样说。要不我给你读读书吧？”

“读什么？”

“我们以前没有读过的任何一本书都可以啊。”

“我听不下去，”他说，“聊天最轻松。我们吵架吧，这样时间就过去了。”

“我不吵架。我从不吵架。我们不要再吵架了。不管我们怎样烦躁。也许今天他们会搭另一辆卡车回来。也许飞机也会来。”

“我不想动，”这个男人说，“现在，动来动去没有意义，除非那样做你能好受点。”

“真是胆小鬼。”

“你能不能不骂人，让人死得舒坦一些？这样诅咒我有什么用？”

“你不会死的。”

“别说傻话了。我就要死了。不信问问那些杂种。”他朝那三只肮脏的大鸟望去，它们光秃秃的头埋在隆起的羽毛堆中。第四只鸟飞下来，先在地上快速跑动，然后慢吞吞地向同伴那边蹒跚而去。

“每一个营地周围都是鸟。你从没注意到它们。只要不自暴自弃，你是不会死的。”

“你是从哪里读到这样的句子的？你还真是一个大傻瓜。”

“你也可以想想别的什么人。”

“看在上帝的分上，”他说，“那可是我的行当。”

他躺下来，静静地待了一会，然后放眼向热浪滚滚的平原望去，一直望到灌木丛的边缘。黄色的平原上有几只野羊又小又白的身影；远处是一群斑马，在绿色灌木的映衬下，显得白

花花一片。大树下的这个营地很是惬意，背对远山，流水清冽。附近，有一个几近干枯的水塘，每天清早就有沙鸡在那里飞。

“你不想让我给你读点什么吗？”她问道。她坐在帆布床边的一张帆布椅子上，“微微起风了。”

“不用，谢谢了。”

“也许卡车会来的。”

“我根本不在乎他妈的卡车。”

“我在乎。”

“这么多我不在乎的事情，你都在乎。”

“不多，哈里。”

“喝点酒怎么样？”

“酒对你不好。布拉克的书里说要避开一切酒类。你不应该喝酒。”

“莫洛！”他大喊。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拿威士忌苏打来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你不应该喝酒。”她说，“这就是我所说的自暴自弃。书上说喝酒对你不好。我知道喝酒对你不好。”

“不，”他说，“喝酒对我有好处。”

现在，一切就这样结束了，他想。现在，他没有机会去作



了结了。就以这种方式结束——为喝酒的事吵个没完。从他右腿坏疽发作那时起，他就毫无痛感，心头的恐惧也就随之消失，现在他只有一种强烈的厌倦感和愤怒感：一切竟然都结束了。现在结局到来，他一点也不觉得奇怪。多年来，这个结局一直使他魂牵梦绕；但现在却变得毫无意义。奇怪的是，只要你厌倦够了，就能轻易得到这个结局。

他原本一直打算写些东西，想等他完全熟悉这些东西之后再写，那样才能写好，但现在他不想写了。动笔写了，到头来却写不下去，他不想这样。也许，你永远无法把这些东西写出来，这就是你一直拖延、迟迟不能开头的原因。好了，他永远不会知道了，现在。

“要是我们没来这里就好了。”女人说，她看着他手里举着的玻璃杯，使劲咬着嘴唇，“要是在巴黎，你绝不会出这样的事。你一再说你爱巴黎。我们本可以待在巴黎，或去别的什么地方。什么地方都可以。我说过你想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如果你想打猎，我们本可以到匈牙利去，还舒舒服服的。”

“你有的是臭钱。”他说。

“你说这话不公平。”她说。“这钱是你的，也是我的。我放弃了一切，你想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，我做的一切都是遂了你的愿。但我真希望我们没来这里。”

“你说过你喜欢这个地方。”

“你好好的时候，我是这样说过。但我现在恨这个地方。我

不明白你的腿怎么会这样。我们做了什么，让我们这么倒霉？”

“我想我干的事情就是，腿刚擦破的时候，我忘了在伤口上涂碘酒。然后我也没在意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感染过。到后来情况严重了，别的抗菌剂都用完了，可能是因为用了药性不足的石炭酸溶液，麻痹了微血管，生成坏疽。”他看看她，“还有什么？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假如我们雇的是一个熟练的机械师，而不是一个半吊子的基库尤司机，他就会查看机油，而绝不会将卡车的轴烧坏。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要是你没有离开你的那帮人，没有离开该死的老韦斯特伯雷、萨拉托加的棕榈海滩的那帮人，没有挑上了我——”

“哦，那是因为我爱上了你。你那样说不公平。我现在爱你。我将永远爱你。难道你不爱我吗？”

“不，”男人说，“我想我不爱你。我从来没有爱过你。”

“哈里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昏头了。”

“不，我没有昏头。”

“别喝那个，”她说，“亲爱的，求求你不要喝那个东西。一切都得靠我们尽力去做。”

“你去做吧，”他说，“我累了。”

现在,他的脑海中出现了喀拉卡奇的一个火车站。他背着包站在那里,看着辛普朗东方快车的头灯刺破夜色。经历了那场撤退之后,他正要离开色雷斯。这是他留着以后去写的一个场景,还有——早上吃早餐时,他望出窗外,看到保加利亚群山上的积雪,南森的秘书问老头儿,这是不是雪,老头儿看了一眼,说,不,那不是雪。还不到下雪的时候呢。秘书把这话重复给其他女孩子听,不是雪,你们明白了吧。这不是雪,她们都说,这不是雪,我们弄错了。但是,等他提出交换难民,把她们送到山里去的时候,那真的是雪。在那个冬天,她们踏着雪一步一步地前进,直到死去为止。

那一年,在高尔塔尔,圣诞节的大雪也整整下了一周。那一年,他们住在伐木人的屋子里,一个方形大瓷炉占据了一半的空间。他们睡在填满山毛榉树叶的垫子上,这时,来了一个逃兵,站在雪地里,双腿淌着血。他说,宪兵就在后面紧追不舍。他们给逃兵穿上羊毛袜子,把追上来的宪兵截住闲聊,一直等大雪盖住逃兵脚印为止。

在施伦茨,圣诞节那天,你从酒馆里望出去,白雪明晃晃的,真要刺伤你的眼睛,你看到大家从教堂往家里走。就是在那儿,他们肩扛沉甸甸的滑雪板,走在被雪橇磨平了的、尿黄色的河滨大道上,大道两边是长满松树的陡峭小山。就是在那儿,他们的那次伟大的滑雪,一路滑到“梅德纳尔之家”上边的那道冰川。那雪平滑得很,看上去像蛋糕上撒的糖霜,轻得像粉末。从山上

一下子滑下来，那速度风驰电掣一般，但毫无声响，仿佛飞鸟倏忽从天而降，他一直记着这情形。

一个星期大雪纷飞，他们被困在梅德纳尔之家。他们守着灯笼，在烟雾缭绕里打牌赌钱。伦特先生输掉的钱越来越多，赌注也就越来越高。最后，他输得身无分文。滑雪学校的钱，这一季的利润，还有他的资本，统统输光了。他可以看到伦特先生脸上的那个长鼻子。只见他抓起牌，直接翻开说，“不看。”那个时候总是赌啊赌。雪停了，你赌；雪下个不停，你还是赌。他想着他一辈子有多少时间消磨在赌博上了。

但是，关于这些事，他从没有写过一行字，也没有写过那个冷冽晴朗的圣诞节，那个时候，平原那边显出了群山，巴克尔飞过防线，去轰炸奥地利军官的休假列车，在军官四处逃散之际，用机枪向他们扫射。他记得，巴克尔后来走进食堂，开始谈起这件事。大家鸦雀无声，不一会儿，有人说道，“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混蛋。”

他们杀死的奥地利人，他后来一起滑雪的奥地利人，都是同一拨人。不，不是同一拨人。那一整年与他一道滑雪的那个奥地利人汉斯，一直待在“国王猎人”客栈，他们一同到锯木厂上边的那个小山谷里打野兔的时候，谈起在帕苏比奥的那次战斗，以及向波第卡和阿萨洛纳发动的进攻。这些他都只字未写。还有蒙特克尔诺、西特科蒙姆、艾尔西陀的事，他都不曾写过。

他在弗拉尔贝格和阿尔贝格度过了几个冬天？是四个冬

天。他记起一个卖狐狸的人，那时他们步行来到布鲁登茨，那一回是去买礼物，他记起甘醇的樱桃酒特有的樱桃核味，记起在结冰的地面上，在粉末一般的雪上急速滑行的情景：你一边高唱“嗨！嗨！罗利说！”一边滑过最后一程，然后直奔险峻的陡坡，飞身直下，转过三个弯道来到果园，出了果园又越过那道沟渠，登上了客栈后边的那条冰冻大道。你把绑带敲松，把滑雪板踢下，把它们靠在客栈外面的木头墙上。灯光从客栈房间的窗户里透出来，房间里，烟雾缭绕，新酒飘香，一派暖意，人们正拉着手风琴。

“我们在巴黎时住在什么地方？”此刻，在非洲，他向坐在他身边帆布椅子上的女人问道。

“在克丽容，你知道的。”

“我为什么知道？”

“我们总是住在那里。”

“不，不总是。”

“我们在那里住过，还在圣日耳曼区的亨利四世大楼住过。你说过爱那个地方。”

“爱是一堆臭粪，”亨利说，“而我是一只站在那粪堆上咯咯乱叫的公鸡。”

“如果你不得不离开人世，”她说，“你是不是非得把你身后的一切都斩尽杀绝不可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一定要把一切都

带走？你一定要杀死你的马，杀死你的妻子，烧掉你的马鞍和盔甲吗？”

“对，”他说，“你那些该死的钱就是我的盔甲。就是我的马和盔甲。”

“别这么说。”

“好的。我不说了。我并不想伤害你。”

“现在有点儿晚了。”

“那好吧。让我继续伤害你吧。这样更有意思。这是我过去真正喜欢与你一起做的唯一一件事，现在我不能做了。”

“不，那可不是实话。你喜欢做的事情很多，凡是你想做的事情，我也都做了。”

“啊，看在上帝的分上，不要吹嘘了，好吗？”

他看看她，看见她哭了。

“听我说，”他说，“你觉得这样做有意思吗？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我想，这是想用毁灭一切的方式来让自己活着。我们开始交谈的时候，我还是好端端的。我并不是有意要变成这样，而现在我疯狂得像一个傻瓜，对你狠心真是到了家。我说什么话，你都别往心里去，我亲爱的。我爱你，真的爱你。你知道我爱你。我从来没有像爱你那样爱过任何别的人。”

不知不觉中，他说出了那一套说惯了的谎言，那是他用来讨生活的伎俩。

“你对我真是贴心。”

“你这个婊子，”他说，“你这个富得流油的婊子。那是诗。我这会儿诗兴大发呢。腐朽和诗。腐朽的诗。”

“住嘴，亨利。你现在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变成恶魔呢？”

“我不想身后留下什么，”男人说，“我不想留下任何东西。”

\*

\*

到傍晚时分，他熟睡了一会儿。太阳在山后落下，一片阴影横跨平原。几只小动物在营地近处觅食；它们的头快速地起落着，尾巴不断摇晃，这会儿他看到它们正从灌木丛那边逃开。那几只大鸟不在地上等了，它们都沉甸甸地栖息在一棵树上。这样的鸟还有很多。他的贴身男仆站在床边。

“夫人打猎去了，”男仆说，“先生想要什么？”

“什么也不要。”

她去打猎，为的是去弄一些兽肉来。她知道他是很喜欢观看打猎的，她便跑得远一点，走出他的视线，以便不打扰他那一块地方的清静。她总是那么体贴人，他想。但凡在她知道的、或读到过的、或听说过的那些事情上，她总是想得很周到。

他来到她的身边的时候，他早已完蛋了——但这不是她的过错。一个女人怎么知道从你嘴里出来的全是瞎话？她怎么知

道你说谎已成习惯，你图的只是口舌之快呢？自从他言不由衷之后，他用谎言比用真话更易得女人的欢心了。

他撒谎并不全是因为他没有一句真话可说。他曾享受过生命，但他的生命完结了。现在他重新活一遍，这次是与不同的人生活，有了更多的钱，可以在往昔的那些地方中选择最佳的所在，还有一些新的地方。

你不再有想法，这真是好极了。你有一副好的内脏，因此没有那样垮下来，大多数人都垮了。你抱定一种态度：过去常做的工作现在做不了了，你就丝豪不再关心。但是，在内心，你说过，你要写写那些人，写写那些非常有钱的人；你说过，你实在和他们不是一类的人，你是身处他们国家的一名间谍；你会离开这个国家，会写到这个国家，这一次，将由一个明白自己笔下写的是什么样的人来写这个国家。但是他是绝不会做这件事的，因为每天都不写一个字，贪恋安逸舒适，成了他所鄙视的那种人，就会钝化了他的写作能力，弱化了他的写作意志，最后，他就什么也不写。他不写作的时候，他在了然于心的那些人物就舒服多了。非洲，这是他度过生命中最美好时光的地方，所以，他现在来到这里，想一切从头再来。这次旅行对舒适的要求是最低的。苦头是没有吃；但奢华是绝对谈不上的，他原想，这样可以重新训练他的写作能力。这样他可以将心灵上的脂肪消除掉，就像一个拳击手走入大山刻苦练功，以消除身体上的脂肪一样。



她曾经喜欢这次旅行。她说过她爱上了这次旅行。任何激动人心的事情，她都非常喜欢。换一个环境，结交新的朋友，观赏令人愉悦的事物。而他则产生了一种写作力量回归的幻觉。如果这就是事情的结局——他知道这就是结局——他就不能像一条蛇那样，因为背脊被打断了，而转头来咬自己。这不是这个女人的错。如果不是她，那就会是别的女人。如果他靠谎言活着，那么他就应该争取因谎言而死。他听到山那边传来一声枪响。

她的枪法真好，这个有钱的婊子，这个好心的女人，是她护卫了也毁灭了他的才能。胡说。是他把自己的才能毁掉了。为什么要加罪于她？她把他照顾得多好。他将自己的才能弃之不用，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信仰，嗜酒成性，使自己的观察力退化，好吃懒做，邈里邈遑，恃才傲物，自视甚高，偏见深重，还投机取巧，不择手段……就这样将自己的才能彻底毁掉了。这是什么？是一批旧书的目录吗？话说回来，他有什么才能？这算是一种才能，但是他没有好好发挥才能，而是用它来做交易。以前所做的都算不上才能，他现在能做的，才是永远的才能。他决意用别的手段谋生，而不是用自己手中的笔。事情也真是蹊跷，不是吗，他爱上另一个女人，这个人总是比上一个更有钱。但是，当他不再恋爱时，当他只是撒谎时，就像对这个女人这样——她比所有他爱过的女人都有钱，有的是钱，她曾经有过丈夫、孩子，她找过好几个情人，但都不欢而散。现